佛教楞嚴經(第八十七講)佛心淨土法門電子書.pdf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 – 楞嚴經(87)

第八十七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66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570頁，中間，**2．受陰本如來藏**，**經文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手足宴安，百骸調適，忽如忘生，性無違順。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，妄生澀、滑、冷、熱諸相。受陰當知亦復如是。」**這一段是講受陰是虛妄，妄生澀、滑、冷、熱；但是，直下空，就是如來藏性，相妄性真。

{註釋}。「手足宴安」：「宴」，即是安，喻真如不動。

「忽如忘生」：「忘生」，如無所生，覺本不生。比喻心體離念，本無受陰。

「性無違順」：「性」，為其所感受之性。我們對外境都有感受，而且是非常強烈。「違」，為苦受之性。什麼叫做苦受？什麼叫做違？不順從，這個是站在凡夫角度講的，不順從自己的意願。譬如說你現在睡覺睡得很好，墊被都弄得很好，很舒服的睡覺休息；突然有一天，換了比較簡單、比較硬的；譬如說我們現在好命，這個枕頭軟的，我們如果說換一下古人老一輩的，像五十年前、半世紀前的那個枕頭，那你就晚上睡不著，你就會感覺很苦，會很辛苦，因為你睡不著，違背了我們身體上的適應性，違背了。所以，一個人平常如果生活簡單，也能夠接受這個苦，這個人臨命終，他往生就比較不會有障礙。如果這

個人平常享受習慣了，吃不了這個苦，臨命終，他這個色身稍微一苦，他受不了，很容易失去正念！

所以，我們還是一句很誠懇的話，吃苦對修行人來講，它是一件好事，不是壞事，生活簡單化是好事，絕對不是壞事。所以，當你吃到苦頭的時候，你一定要感恩，這是上蒼給我們成長的機會，上蒼要給你禮物，都是事先用苦來給你包裝，你想要得到上蒼最美好的禮物，就必需打開這個苦的盒子。換句話說：任何一個眾生，有意義的苦是很值得的，非常值得！

「順」，為樂受之性。什麼都順你，這是樂受；但是，記住喔！這個樂受接下來就是苦，什麼都順著你，有一天人家不順著你，苦就馬上出來。所以，這個苦、樂，它沒有確定性，也就是唯心現量。這個人很有忍辱性，那麼，這個人一切的苦跟樂，都化為絕對的忍受，他的樂就無窮盡的安詳；那麼，這個人的承受、忍受度很差，換一句話說：他的耐性很膚淺，就是樂的，他也會覺得是苦的。所以，這個樂跟苦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，但看這個人的忍辱性夠不夠。

換句話說：一個會修行的人，會把一切的境界化作涅槃的妙樂；而不會修行的人，他樂跟苦都訂下一個標準，所以，他時時刻刻都在苦中，都在苦中。就像一隻驢子不受駕馭的時候，哪一個人騎上去，這一隻驢子都會亂跳；一個人內心裡面不受控制，沒有般若的智慧，不管你用什麼方式生活，他的內心始終亂跳，牢騷、抱怨、委屈，沒有一樣事情是會過得順利；還是心的問題，還是心

的問題。性無違順，即無苦無樂；本無受陰，故其所受性即不苦不樂，有如捨受。這個「捨」就是愚癡，癡受，不是智慧的受。所以，捨受在唯識學裡面另外一個名詞叫做癡受。

「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」：「無故」，本在一真之境界，一真就是絕對。所謂「法界無事」，然而忽以無明力驅使，無端起念，念中帶妄。念中帶妄，諸位！這個就是了解·····一定要很清楚，不能徹底了悟佛的心性的人，是根本沒有辦法徹底了解淨土法門的思想。你一定要記住師父這一句話，對佛的心性不能了解、了悟，絕對對淨土法門沒有辦法徹底的理解，因為萬法一定要會歸佛的心性。為什麼？要不然你念念幾句佛就當作是修行，不與心性相應的，這個就是這樣子。

諸位！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，這一句是什麼意思？你現在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是不是以音聲求佛？是還是不是？如果會歸心性，雖念，無有能念所念，其實音聲也不離心性，心性就是音聲，那這個就不是，不是用音聲求佛，因為會歸清淨自性。但是，如果沒有會歸心性的話，拼了老命念念佛，用壓的、用意識心，不錯！也可以種種善根，這是以音聲求佛啊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，你永遠沒有辦法見到如如不動的本性。

八大宗派既然都是佛說，當然就一定有交集，這個交集就是心性，萬法從佛的心性流露出來，萬法都一定要回歸到佛的心性，任何一個宗派如果起爭執，我就問你一句話：你淨土法門是不是佛的心性法門？請問你，是還是不是？如果說不是，不是，就是外道，不是佛的心流露出來的法門，哪裡是佛法呢？請問天台宗是不是佛心性流露出來的法門？空、假、中，是還是不是？不是，就不是佛法了。請問：華嚴宗是不是佛一真法界流露出來的？是！如果統統是，八大宗派那就回歸佛的心性，回歸佛的心性就叫做無諍，那你在諍什麼？我實在看不懂！就像我們以前教授在上課的時候，我們那個教授因為是江蘇省來的，他每次都講：你吵什麼吵啊？罵我們在吵什麼。八大宗派都是佛的心性，在吵什麼？所以，因為時空的不同、善巧方便的不同、依據的經典不同，所以，每一個人的因緣不同，要會歸到佛的心性，如同大海一樣，會歸一真，這個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真正的佛弟子，他是進入無諍的狀態。

佛法是理性的宗教；佛法是智慧的宗教；佛法是心性的宗教；佛法是絕對解脫的宗教，我們更應該用超越的角度，看待一切八大宗派，才不會自己落入爭執。所以，攻擊任何一個法師就是不對；攻擊任何一個道場就是不對；攻擊、排斥任何一個宗派，就是不對，佛弟子應當從自己做起，了解：喔！原來萬法都是佛的心性，那這樣諍，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。這樣的話，你才能了解：喔！修淨土法門的，原來也是回歸到佛陀的心性，要不然淨土在哪裡？心淨才國土淨啊；心不淨，哪裡有國土淨呢？所以，我們應當了解，佛法它是非常理性的。

底下，「於空相摩」，依無明所起妄念所使，而起妄為。「以二手掌」，指本無外觸塵介入，此塵純係自身妄造所化，並無外實法可得。諸位！悟無所得，即入佛陀的正法，悟無所得。

「妄生澀、滑、冷、熱諸相」：「諸相」，諸觸之相。有觸則必有受；然此等觸及受，皆非從外來，皆是此人自作而自受者。「妄生」，本是一真，諸位！這個一真就是絕對，而且這個絕對是絕對的絕對、不可討論的絕對，這個絕對不是相對的絕對。譬如說虛空，它是相對的絕對，因為跟相、千差萬別的相比較，所以，虛空是相對的絕對。而心性不是，無論是色法、千差萬別的色法，無論是無相的虛空，它都是純粹一個心性影現出來的，這個是絕對。不可以用語言討論，這是絕對的絕對；不可以用文字記載，這是絕對的絕對；不可以用意識型態去理解、去推論，不是邏輯學、不是數學、不是玄學，統統不是！不是理則學，它是絕對的絕對，超越一切表相，任何的語言都不能描述，這是絕對的絕對；而世間人講，都是相對的絕對。所以，佛法它是絕對的絕對，不可討論的絕對叫做一真，一真，一真就是絕對的解脫。而起念妄造，乃而生九法界的境界：此諸境界，本無有生，而以無明力妄為，諸位！十方諸佛共同宣說的法，就是無生法，十方諸佛共同宣說的法，就是一切法無生。你下一次有因緣再碰到佛來降生人間，佛所講的法，就是一切法無生，就是師父今天講的一樣。諸佛再來示現人間，他講的法一樣，就是一切法無生、一切法無滅、一切法無增、一切法無減，十方三世諸佛再來降生人間，仍然是講這個法。

令「似」有生，非真生，故稱妄生。諸位！現在我們緣生就是妄生。「澀」，比喻凡外三途之苦受。「滑」，比喻人天之樂受。「冷」，比喻二乘之枯受。「熱」，權教菩薩之榮受。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手足宴安，百骸調適」（契合真如不動），「忽如忘」一切「生」，（心體離念，本無受蘊），故其所受「性」都「無違」或者是「順」，無苦無樂，如得捨受。然「其人」忽以無明力而「無故」自「以二手掌於空」中互「相摩」擦，於是於其二手中「妄生澀」（就是三途的苦受）、「滑」（人天樂受）、「冷」（二乘的枯受）、「熱」（權教榮受）等「諸」觸之「相」。一切眾生「受陰」之產生「亦復如是」：非從外來，非有外塵生觸，實乃無端起妄、自造諸觸，自領納其受，自作自受，而實都無所有。

諸位！我們從小就是這樣，無端起妄，任何一個人，這一輩子只要不學佛，他的命運就會叫做悲慘，悲慘。從小只要一出生，他接觸到外境，他就一定會無端一直起妄，每天都會有理想，都會將來要當什麼總統啊、當什麼科學家啊、游泳健將啊，都會有自己的理想，想要對人類有所貢獻；但是，以前三百六十五行，都沒有說幹和尚這一行，不知道！無端起妄，像我們生長那個環境，它就是這樣，處處都是，都是比較勞工方面的，勞工方面的。現在也是啊，如果說我們今天不學佛，那你看看，哪一個眾生他不會無端起妄？每天都有期盼啊！是不是？每天都有爭執啊，那個多嚴重，你看看韓國那個，盧武鉉，總統李明博要去拈個香，都被噓啊、都被排擠啊，今天你看，報紙報那麼頭條，李

明博就是殺掉盧武鉉，就是政治清算鬥爭，秋後算帳，標題寫那麼大！好了，這是題外話，這是告訴大家：一切都是無端起妄，爭執不休，這個世間就是這樣子。

572頁，經文：「阿難，是諸幻觸不從空來，不從掌出。如是，阿難，若空來者，既能觸掌，何不觸身？不應虛空選擇來觸！若從掌出，應非待合。又掌出故，合則掌知，離則觸入，臂、腕、骨、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！必有覺心知出知入，自有一物身中往來，何待合知要名為觸？」

{註釋}。「不從空來」：比喻非自然性，無因生。

「不從掌出」：喻非因緣生。

「若空來者，既能觸掌，何不觸身」：如果此觸是從虛空中出生的，然後來觸雙掌；既然能觸掌，為何不去觸身體的任何其他一個部位？因為虛空是徧滿，圍繞著全身，若能觸掌，則一定也能觸其他部位，例如說觸頭、或者是觸臉。

「不應虛空選擇來觸」：不應說無情的虛空居然能自己選擇那個部位來觸，彷彿虛空是有知一樣。

「若從掌出，應非待合」：「合」，就是合掌摩擦。如果說此觸是從掌中生的，則不應有待兩掌相合才生，應該單掌就能生。若單掌不能生，則兩個不能生的單掌加起來，應還是不能生！這個在描述緣起無自性，一切法無生，那麼，緣

起是生，但是，是幻，其實還是無生。不能說兩個不能生的加起來就變成能生！所謂生，只是緣生，仍然是無生。否則兩顆石頭加起來為什麼不生出雞來呢？

「又掌出故，合則掌知，離則觸入」：又此觸既是從掌中出生，兩掌相合時則兩掌覺知有觸從掌中出來，那麼兩掌分離的時候，則應可覺知此觸進入掌中（回到掌裏面去）。

「臂、腕、骨、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」：承上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應該連手臂、手腕、骨、髓也都能覺知此觸進來的蹤跡：看它進入身體哪裏，都應該有所感覺，變成有一種東西進進出出囉！不會說這個觸覺一進入手掌裡面，就在手掌裡面消失。一定在身中裡面跑。

「必有覺心知出知入，自有一物身中往來」：若必定有如是覺知之心，知道此觸之出與入，那麼，就一定有一樣東西它有自體，且能在身中進出、往來。

「何待合知要名為觸？」：「要」，就是方才。承上，如是則此觸便能離掌而存，而且於身中即有其自體，並且能於身中出入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何需等待合掌然後才名之為觸？應該不合掌的時候亦名為觸！因為自己會跑出來嘛！若不合掌亦名為觸（也能有觸），則知此觸並非從掌中出。不必合掌就知道觸，是不是？那當然這個觸就不是從掌中出了。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是諸幻」化之「觸」覺，為什麼一直講幻、幻化？為什麼講幻化？幻化，一直在講緣起，強調空無自性，幻，意思就是當體即空，

不實在的意思。所以，這個用字是很重要的，講緣起無自性，一切法無我，就是統三藏十二部經典的精華、精要；可是，用「幻」一個字，就表示一切法不可得，用一個「幻」字。並「不」是「從」虛「空」中「來」的（非無因生，非自然生），也「不」是「從掌」中「出」生的（非因緣生）。「如是，阿難，若」此幻觸為從「空來者」，則因虛空係圍繞人體全身，「既能觸掌，何不觸身」體的其他任何一個部位呢？「不應」說無情無知的「虛空」居然知道要「選擇」何處「來觸」！（由此可知，若說此觸是從虛空來，是不能成立的。）「若」說此觸是「從掌」中「出」的話，既然雙掌能出，單掌也應當能出，而「應非」有「待」兩掌相「合」的時候才能出。因為他是假設從掌中出觸嘛！（而今見單掌的時候實不能產生觸塵，所以知道雙掌合的時候，此觸亦非從其中出，故說此觸從掌中出，不能成立。）「又」如果真是從「掌」中「出故」，兩掌相「合」時「則」兩「掌知」有觸從中而出，因此若兩掌分「離」的時候「則」應可知道有「觸」從外進「入」掌中；此觸不但從掌入，而且手「臂」、手「腕」、「骨、髓應亦」能「覺知」此觸「入時」之「蹤跡」！如果「必有」如是「覺」知之「心」，既「知」觸之「出」，又「知」觸之「入」，則「自有一物」有其自體名為觸者，常在此「身中」進出「往來」，如是則此觸便能離掌而有，且有自體，自能於身中進出往來，如是則「何」需更「待」兩掌相「合」而後能覺「知」，此時才「要名」之「為觸」？（由是可知，若說此觸為從掌中來者，則不能成立。）

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受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這一句話，可以提供你生活的一切必需品，你必需擁有好好的智慧，當你覺得很好吃的東西，要告訴自己：這是妄，這是妄，不需要貪，受嘛，這好吃，好吃就是受，心情快樂。當你覺得苦的時候，忍耐一下，苦也是妄；樂，樂還是妄，這個時候，當你用這個般若智慧的時候，你就對這個ＫＴＶ啊、ＭＴＶ啊、唱歌啊、跳舞沒什麼興趣！你如果喜歡跳舞的話，你就說：哎呀！這個受陰是虛妄嘛！雖跳舞，無有能跳、所跳，很快就死翹翹！很快就理解：喔！原來他們跳了老半天，到最後一樣要躺在棺材裡，真的就是這樣，喔！世間原來就是這樣子。

所以，這個「受陰虛妄」，這四個字就非常好用，你在接受一切的苦境、樂境、捨境的時候，都能很清楚的知道是妄。比丘也是，當收到供養的時候，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驕傲，說：我很有修行受到供養！產生快樂的心情，這個是不了解受陰是虛妄。所以因此，要理解佛的心性，時時刻刻都可以理解，因為這個受，是絕對時時刻刻都會發生。當你今天二個朋友互相對罵的時候，很不愉快，記得！那個也是妄，很不愉快的感受，不愉快的受，記得！它是虛妄。二個人愛得死去活來，難分難捨，在火車站、高鐵上難分難捨，告訴自己：這個也是妄，難分難捨，一定要捨啊！為什麼？不然到高鐵站了，你不分開又能如何？不能怎麼樣啊，它就是無常，一定會出現，這一定的道理啊！

所以，你那個感受很強烈的執著的時候，告訴自己：這是妄！你擁抱，能抱多久？夠了吧？因為沒有學佛就跟學佛會差很多啊！對不對？沒有學佛，到了晚

上十點的時候，二個還不想回家，說：我們去公園走一走！就繞一繞，難分難捨繞到十一點：我們再繞二圈！為什麼？捨不得讓她回家啊！再繞二圈，再繞二圈，除非碰到人家拿刀子要抽愛情稅，要不然二個怎麼會去睡覺？放不下。好！那我用摩托車載你回去，載你回去的時候，要進門的時候，又一直坐在摩托車那邊。對不對？女的也不希望放他走，男的也不想走，就在摩托車，她媽媽在上面，二隻老虎在上面，爸爸一隻、媽媽一隻，二隻老虎，二隻老虎，看得快，看著看著他，又不敢上去，沒有那個膽啊，因為爸爸、媽媽是老虎，他是貓啊！好！他就在底下，又在那邊廝守，凌晨二、三點。

學佛不一樣，學佛到公園，到十點的時候：喂！看要繞幾圈，趕快繞一繞吧！因為最後他就一定要分手的，早點回家睡覺比較實際！來！我陪你！快點，看幾圈趕緊繞一繞，不然用跑的！好！十點多，大家就可以回家休息了，不然你到凌晨睡覺，少睡了四個鐘頭；十點睡覺，多睡了四個鐘頭，一定要分手，所以，早點睡覺比較實際，因為他有智慧，因為他有智慧。是不是？這個學佛的人談戀愛的時候，這一招去用到男朋友的身上，她男朋友就問說：發生什麼事？你最近怎麼這麼不正常？我師父講的啊：看要走幾圈，用跑的比較快！觀念的問題。

所以，我們既然知道說，夫妻之間，到臨命終一定要分開；或者是兄弟姐妹，到臨命終他一定要分開，為什麼？所以，這個感受就慢慢慢慢的淡；不是叫你沒有感情，你很有感情；但是，你很清楚的看待這一件事，這是大自然的法則，

月圓月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就是有月圓月缺，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子，很理性的看待一件事情。

受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如果你佛法，這一句會體會、會能用，哇！那這一輩子就用不完，用不完，用不完！是不是？今天有幾個小朋友，男孩子在打賭，在水邊打賭、溪邊打賭，說猜拳，猜啊，猜拳，剪刀、石頭、布，說猜輸的人要跳下去，剪刀、石頭、布。那個不會游泳的人，也跟人家猜拳，剪刀、石頭、布，他猜輸了，猜輸了，要跳，不會游泳；不跳，沒有面子，你知道嗎？他就真的沒辦法了，趕鴨子上陣，就真的跳下去了，他又不會游泳，淹死了，淹死了！夠慘的，猜拳猜輸一次，命沒有了，有沒有很悲哀啊？是不是？很悲哀啊！

這個還不是最慘的一次，還有的人打麻將，打賭，四個人打麻將打賭，說打輸的這個媽媽，打輸的人，叫她兒子去罰站，烈日當空喔，烈日當空喔，叫兒子去罰站，方城之戰打輸，這個打輸的人，叫她兒子去外面站，她兒子都是小小的，小朋友而已喔，四個媽媽帶來賭這個麻將，結果輸的，兒子去罰站，烈日當空罰站，那個小孩子突然倒下去，送醫急救，脫水而死！媽媽打麻將，兒子去死，這個世間就是很烏龍，聽起來很不可思議，怎麼會有這種事？偏偏就是有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？就是有！對不對？有！所以了解，有了佛法多好，沒有必要跟人家賭這一口氣。是不是？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是故當知：」一切眾生之「受陰」，體本「虛」寂，循業「妄」生，「本非」能造「因緣」之所造，亦「非」屬無因之「自然性」（——非有因生、非無因生，乃如來藏妙真如不生滅性，隨業緣而幻現之相；諸位！底下這幾個：相妄性真，「隨業緣而幻現之相；相妄性真。」你這一句體會得出來，三藏十二部經典統統通！就這幾個字。我們今天所生活的，它就是隨業緣而幻現之相；而佛陀就不是這樣子了，隨願力，隨願力，而產生了智慧之相，佛陀跟我們不一樣，他是願力而來的、是智慧力而來的，是來度眾、救眾生的，跟我們可不一樣。

第3．想陰本如來藏性，經文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談說酢梅，口中水出；思蹋懸崖，足心酸澀。想陰當知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酢說不從梅生，非從口入。如是，阿難，若梅生者，梅合自談，何待人說？若從口入，自合口聞，何須待耳？若獨耳聞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思踏懸崖，與說相類。」

{註釋}。「酢梅」：即酸梅。「酢」，有二讀音，讀作ㄘㄨㄟˋ（促）或者叫做ㄗㄨㄛˋ（作）。讀作「促」的時候，翻譯成大酸（就是非常酸）；非常酸。「酢」是「醋」的本字，而「醋」則是俗字。翻過來，若讀為「作」，它的意思是回報的意思、客人回敬主人的獻酒，今多見於「酬酢」酬酢，義為應對、應酬。諸位！這個應酬還是少，希望大家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跟生命，時間跟

生命。做法師的也是這樣子，把生命變成單純化，除非有必要，要不然，儘量少浪費時間跟生命在這個地方。我們修學佛道的居士也是，除非不得已的，不得已的婚喪喜慶，那是不得已的，沒辦法，不去不行，要不然的話，儘量不要浪費時間跟生命。

「思蹋懸崖」：心中想著踏在懸崖邊上。

「若梅生者，梅合自談，何待人說」：如果這口水是由酸梅生出來的話，梅子應該會自己說：「好酸！」，而後自流口水，何需待人來說，而讓人流口水。（換句話說，若口水是梅中生的，則梅自能流口水，與你何干？與你何關？且口水既是梅流的，即不是你在流口水。然而事實不然，梅子自己不會說我好酸喔我好酸喔，梅子也不會自己流口水，所以說口水是從梅中生出來的，是不能成立的。）單梅不能流口水。

「若從口入，自合口聞，何須待耳」：「若從口入」，再換一個角度說，如果說「梅子好酸」這一句話是從口而入的話，才能說：那麼一聽到這一句話以後，嘴巴覺得酸，因此才流口水。「自合口聞，何須待耳」，這個意思是說，可是如果這一句話是「從口而入」的話，便是指「這個口自能有聽聞之功」；若「口能聽聞」，那麼，則要耳朵作什麼？

「若獨耳聞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」：如果說並非嘴巴聽到，而是只有耳朵聽到；既然是耳朵聽到，便應耳朵覺得酸；若是如此，則此水為何不從耳中流出？諸位！這一段是什麼？單梅不生口水；單口不生口水；單耳不生口水，注意聽喔！

梅無生、口無生、耳無生，緣起，口水就生，口水生，就是幻生，這整句，整個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個想陰虛妄，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單單酸梅不能生口水；只有口也不能生口水；耳朵，單單耳朵也不能生口水，就是一切法無生，現在把這個因緣湊合起來，耳聞梅這個名詞，嘴巴出口水，單單想就出口水。

這在告訴諸位說：我們的想陰是妄想，不是真正的，用心靈去推測那個意境就感覺。所以，我們現在無緣無故；這個很重要，我們無緣無故一想起過去，我們就會掉眼淚。所以，我媽媽就是這樣，師媽，她沒有體會到想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她一想到我爸爸以前的那一種對她好，她就會掉眼淚，八十幾歲了快往生了，在廚房吃飯，一講到我爸爸，那個時候懷孕要生我的時候，叫她去看一下醫生，我爸爸沒有帶她去看，她一直怨恨，怨恨到快往生一、二年前還在談，不曉得想陰虛妄，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一想，又要掉眼淚了，我就說：好！停！不要再哭了！我就是背這一句給她聽，我說：想陰虛妄，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！她聽不懂：你在講什麼？她就一直回想、一直回憶，一直回憶，她就一直掉眼淚·····已經過去五十年，沒有辦法忘記那種男人的可惡！一個偉大的男人，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，一個成功的男人，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；一個偉大的女人，背後一定有一個可惡的男人！聽起來滿順的，聽起來滿順的！

所以說：這個世間，這個想陰是很恐怖的，這個想陰會一直鑽牛角尖的，如果這個想陰不停止的話，會得嚴重的心病！你看，電影演的，這個公主去看到那個書生，哇！回來單戀，單戀啊，慘了，慘了！慘了，就是我們法器打的：ㄑㄧ ㄑㄧ ㄎㄤ·····聽起來就像很淒慘的意思，你們打那個鈴子、鐺子，不曉得有沒有這種體會？ㄑㄧ ㄑㄧ ㄎㄤ·····就是很慘的意思，看看能不能體會一下？鈴子、鐺子，我們法會的時候常常打的。這個想陰虛妄，不知道，回來就單戀，單戀以後，哇！你看這個小姐啊，去叫那個什麼·····這電影演的啦，什麼醫生來看啊、把脈啊，醫生就說：這沒有病啊！

那就是相思，想到一直生病，你看這個「想」有多恐怖，「想」很恐怖的！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都是妄想，這個「想」，接下來它就是病，心病非常嚴重，自我想像。但是，這「想」也有好處，像卡通影片都是想像出來的，「想」也有好處，會製造更多的藝術；創造更多的畫畫；創造更多的音樂，這個很多都是靠想像來的。所以，這個「想」就是無限天馬行空的發揮，創造很多的藝術、音樂、傑出的人才，都是靠「想」來的，雖是妄想；不過天馬行空的發揮自己的才幹。所以，這個電影如果如實演的話，有時候沒有興趣；靠很多的想像，高科技的融入，融入，所以，這電影變得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，真的就是靠想像而來，想像而來。是不是？

因此這個「想」有時候會害人，有時候會成就人；但是記住！總是幻，總是幻妄。所以，在座諸位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這個「想」，你要好好好好的放下，真的！放下。

底下，「若獨耳聞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」：如果說並非嘴巴聽到，而是只有耳朵聽到；既然是耳朵聽到，便應耳朵覺得酸；若是如此，則此水為何不從耳中流出？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」聽到旁人「談說酢梅」，他的「口中」便有「水」生「出」；他若心中「思」想著腳「蹋」在「懸崖」邊上，他的「足」底「心」便會生出「酸澀」之感。一切眾生的「想陰」之生「當知亦復如是」，雖無實境當前，但依空言、空想，便作實想，而成就想陰。所以，很多事情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媽媽也很會想啊，坐起來、盤起來，手自己比起來，也不曉得那是什麼印，就問她女兒：女兒！看看，媽媽像不像觀世音啊？自己就開始胡思亂想了！對不對？比這樣：兒子！你看看，媽媽像不像阿彌陀？阿彌陀。她就是自己想像·····不過，這個「想」還算好的，自己想自己是阿彌陀、自己想自己是觀世音，這個「想」是好的，身心不二。是不是？它的意思就是：這個八識田中還有佛的種子，這個是好的。不過如果你想像你是阿彌陀佛，或者你是想像自己是觀世音菩薩，記得！從此以後不能生氣，哪有觀世音菩薩可

以生氣的？哪有阿彌陀佛可以生氣的？不可以！自己觀想自己是佛，那就永遠不能生氣了。

「阿難，如是」由於光聽到「酢」梅之言「說」即生出的口水，此口水實「不從梅」而「生」，亦「非從口」而「入。如是，阿難，若」此口水是從「梅」中「生」出來「者」，則「梅合自」己便能「談」說好酸，因而自流口水，「何待人」來「說」而讓人流口水？（然而梅實在是不會自說酸，也不會流口水，故說此口水是從梅中來，不得成立。）又「若」此酢梅之言說是「從口」而「入，自合口」有能「聞」聲之功？若如此者則「何須待耳」來聽？然「若」唯「獨耳聞」此酢梅之說，而口並不能聞，則「此」口「水」為「何不」是從「耳中而出」呢？（然而此酢說之言，實獨耳聞，但耳中並不出水，可見此水非從「酢說」來，亦非從梅中來。故說此口水為從梅中生者，無有是處。）至於心中「思」想「踏」著「懸崖」之時，足心便生出酸澀之感，「與」酢梅之言「說」令人生口水之例「相類」。（此酸澀並不從崖生，亦非從足生；若是從崖生，崖應自酸澀。若從足生，則足自能生酸，即不待心去想踏著懸崖。）這個依此類推，很容易理解。

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想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諸位！這個「想」使一切眾生困死愁城，就是這個，一切眾生困死愁城，就是這個想陰，非常恐怖的！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是故當知：」一切眾生之「想陰」，體本「虛」寂，循業「妄」現，「本非」任何能造之「因緣」所造，亦「非」屬無因之「自然性」（——非有因生，非無因生，乃如來藏妙真如不生滅性，隨業緣幻現之相，相妄性真。

底下這個，第4．行陰本如來藏性，這個難破，要破行陰生滅，要八地菩薩以上，八地到九地、十地，最後一念無明就是這個。諸位啊！第七意識的我法二執，有的人講說：第七意識破完，第八意識。不對的！第七意識最後那一剎那破，七、八識全斷，觀念要先正確。第八意識，第七意識的見分，以第八意識的見分為自我，我執還有法執卡得非常微細，但是，那一剎那斬斷的時候，七、八識同時轉，轉識成智。好！第4．行陰本如來藏性，這個難，連觀察都很難！

經文：「阿難，譬如暴流，波浪相續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。行陰當知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流性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離空、水。如是，阿難，若因空生，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，世界自然俱受淪溺！若因水有，則此暴流性應非水，有、所有相，今應現在。若即水性，則澄清時應非水體！若離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無流。」

師父先解釋一遍：阿難；先把經文貫串一遍：阿難！這個生生滅滅的行陰就像暴流，一層一層的波浪，一波一個波浪，波浪相續，前浪消失，後浪又起，就像第七意識的行陰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，一浪接著一浪，就是一念接著一念，生滅意識心的行陰也是這樣子，行陰當知也是這樣子。阿難！如果這個暴流的

流性不因空生，阿難！這個生滅的暴流的流性，不是從虛空而生；也不是因為靜止的水而來；也不是水的性，亦非水的性；非離空、水，也不能離開虛空跟水。如是，阿難！如果說這個暴流的混濁、急促，這個濁水急促之流性，是因為虛空而生，那麼，十方無盡的虛空，就會變成無盡的暴流，世界自然就會受到淪溺。如果這個暴流是因為水而有，就必需建立能生跟所生的觀念，那麼，這個暴流的流性，應當就不是水。為什麼？因為能生的水跟所生的暴流，二種相是完全不一樣的，有、所有相，能有跟所有相，要二種相同時存在，才能建立能所關係，或者是樹生水果；或者是父親生兒子，二種相必需存在，才能說能、所完全存在，才能說暴流是由水產生的，水是能生，暴流是所生，所以，必需有能生之相、所生之相同時存在。今應現在，今應現在就是應當存在能所相，才可以建立：暴流由水所產生的。若說這個暴流就是水性，那麼，這樣一定要定位，一定要把它用這個時空定位說，這個濁流就是水性的話，那麼，澄清的時候，這個水的體性就沒有。為什麼？水的體性是靜止的，當它暴流靜止的時候，這個水體就沒有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定位，說這個混濁的暴流才是水性。若即水性，要前面加幾個字：若暴流就定位為這是水的性，水的性要暴流，暴流才叫做水性。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講，定位成這樣子，則澄清的時候，應非水體，那麼，暴流澄清的時候，那應該就不是水的體性了，事實不然。所以，若就是水性是不對的。若因水有也不對；若即是水性也不對。若離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無流，如果離開了虛空跟水，虛空沒有外，虛空沒有外，水外也沒有流，絕對不會說沒有水的暴流，那成什麼話呢？暴流一定是從水來，沒有水，哪裡有暴流？

{註釋}。「譬如暴流」：喻行陰奔瀉不停，狂飆不住。

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」：如水之流，前浪後浪相接相續，也不會互相跨越，這表示諸識之「等無間緣」。諸位！色法沒有等無間緣，心法才有等無間緣，這個要特別注意！

582頁，「不因空生」：「空」，比喻一真法界，如如之理。

「不因水有」：「水」，比喻如來藏性。

「若因水有，則此暴流性應非水」：「有」，解釋生之義。若說暴流是從水而生，則水是能生，而暴流是所生，能生與所生應成二體，不應還是一體，水跟暴流其實是一體的，要建立能所，就像底下舉的例子，如樹生果或者是母生子，樹與果各有一體，母與子各有一體，如此才能說一個是能生，一個是被他所生，如果還合成一體，則沒有能生與所生可言。因此，如果說暴流的體性與水的體性還是合一的話，並非暴流是暴流，水是水，因為它是一體的。兩者明顯分開，各自有體性，就不能說暴流是水所生的。然而現見的暴流並不能離開於水，暴流主體與水之體仍然是一個，因此不能說暴流是水生的。這比喻行陰不是如來藏所生，如果行陰是如來藏所生，行陰應有獨立的一個「體」，然而行陰的體性並不能離於如來藏而有，行陰之體還是與如來藏合成一個，因此不能說行陰是如來藏所生。

諸位！因為行陰就是如來藏的影子，慢慢你就了解，行陰這個生滅意識心，就是如來藏性的影子。所以，不能離開如來藏性；可是，它是生滅的，也不是如來藏性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師父一直重複強調、告訴你：真妄是不能和合的，人跟鬼是不能結婚的。講真妄和合，只能講方便說，在經典上；但是，一個悟道的人，就絕對不會死在文字相裡面。因此自己看經典，你是絕對不能理解的，因為問題出在哪裡，你完全不知道！就像「真如不守自性」、「真妄和合」、「最初的一念無明」，這個統統有語病；但是，沒有見性來為你解說，你卻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？問題出在哪裡。

「有、所有相，今應現在」：承上，若流是從水而生，則能有（能生）與所有（所生）兩者各自之體相（共有兩個體相），今應呈現在目前。然而事實不然，暴流與水目前只共同擁有一體，並無二體顯現出來，所以不得說暴流是從水而有。

583頁，「若即水性，則澄清時，應非水體」：若說暴流急奔狂亂之相就是水的本性，則當水止不流、寂靜澄清之相的時候，豈非失去了水的性？這個時候水的體性應是不在了？因為你定位：混濁的水是水性。然而事實上，暴流狂奔與暴流停止，水性不失，所以暴流之相之有無，與水之體性無關，這一句話就是：我們一切生滅的緣起緣滅，就是跟我們的如來藏性無關，就像虛空不是相，虛空不是生滅相，卻不拒一切生滅的緣起相發揮；慢慢的你就體解，能理解虛空本自不生、本自不滅，本自不增、本自不減，體非虛空，而不拒群相之發揮，慢慢的我們就可以理解，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。

是故暴流之相非即是水之本性。這比喻行陰狂暴之相並非即是如來藏之本性。以如來藏性本自寂滅。所以，在座諸位！我們現在的五陰身當體即空，我們有尊貴的佛性在裡面。所以，在座諸位！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。為什麼？你這個五陰身就是佛身。諸位！你要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，佛的身體健康；你要擁有一個莊嚴的貌相，修行人要對自己的貌相負責；要對自己的威儀負責；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即五蘊身就是佛身，你面相莊嚴，大家看了歡喜，不要放著邋裡邋遢的不修邊幅，學佛也不應當學到這樣子！是不是？

以如來藏性本自寂滅。「澄清」，指眾生修行、淨業識，三昧現前，心得開悟，狂心頓歇，為什麼講頓歇？頓歇就是完全超越表相才能頓歇。諸位！漸漸歇是因果相，頓歇就無相，這個頓歇，就是等於頓悟一樣，發現一切相不可得，空相。七識止息，心水澄明之時，此時即復得本心，以始覺智會於本覺。若眾生行陰狂亂之性即是本覺如來藏性，則當狂心歇的時候，心得澄明，狂亂之性已止，此時豈非反而失去了本心本性？

「空非有外」：虛空沒有內外之分，因此暴流不是離於空之外而有。此句之義就是：暴流非離於空而存在。

「水外無流」：「水外」，就是離於水。離於水外，即無暴流可得。

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譬如」急「暴」之「流」水，其「波浪相續」不斷，「前際」與「後際不相踰越」，一個接一個。一切眾生之「行陰當知亦復如是」無有間歇，然念念生滅，相似相續。而我們就是在生滅法迷失了，我們現在不知道，宇宙萬物皆是生生滅滅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、體悟，才對這個假相拼了死命執著。

「阿難，如是」暴「流」之「性」為：一、「不因空生」；二、「不因水有」；三、「亦非」即「水」之本「性」；四、「亦非」能「離」於「空」與「水」而存在。「如是，阿難」，析而言之：一、「若」此暴流為「因空」而「生」（空為能生，暴流為所生），虛空既然能生暴流，而虛空無盡，暴流也應是無盡，如是「則諸十方無盡虛空」（一真法界）即變「成」為「無盡」之暴「流」（法界之中成為唯凡無聖），就沒有聖人了。十方「世界自然俱受」凡夫狂亂暴流之「淪溺」（然而實際不然，法界之中，既有眾生暴流，也有三賢十聖之澄水，故非盡法界皆是暴流。）

二、「若」此暴流為「因水」而「有」（水為能生，流為所生——如來藏為能生，七識為所生），「則此暴流」之體「性應非」與「水」合成一體，應暴流與水各有其體，如此則能「有」與「所有」之「相」（能生與所生之二相差別）「今應」呈「現在」目前。（然而暴流之體與水之體，並無二致，非有兩體，故知暴流非是水而生（而有）。）

三、「若」此暴流之性「即」是「水」之本「性，則」一旦暴流寂止而現出「澄清」之相的「時」候，此時「應非」仍有「水」之「體」性存在。（而事實上，不論暴流在狂奔時或暴流停止的時候，其水性不失，故知暴流狂亂相之有無與水性無關；諸位！這一句話，聽了這一句話，有什麼最重要的理解？也就是你今天怎麼造作，跟無為法無關。

人家說：師父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！錯！沒有度眾生，也沒有說法。師父在弘宗演教，轉大法輪，度無量眾生，錯！法性本空，沒有這個東西，講這些都是心靈的負擔，今天只是緣起方便說，方便說就是沒有能說、所說，體悟涅槃、品嚐到涅槃氣息的人，雖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，沒有弘宗，沒有演教，為什麼？法法本空，相相何狀，我什麼時候說過一句法？如是體悟，諸法本空、本寂，沒有能所，佛道就現前。因此，暴流之相即非水性——行陰狂亂之相非即是如來藏之性，否則眾生狂心歇息，心水澄清之時，應失去如來藏本性。然而事實不然，故知行陰狂亂之相非即如來藏之本性。）

四、「若」此暴流之性為「離」於「空、水」而有，然而虛「空非有外」，以一切法皆在虛空之中，故暴流非能離空而有。又，於「水」之「外」亦「無」暴「流」之體可得，無水即無暴流，故暴流不得離水而存在。

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行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{義貫}。佛言：「是故當知：」一切眾生之「行陰」，體本「虛」寂，循業「妄」現，「本非」由

其他能造「因緣」之所造，「亦非」屬無因之「自然性」（——非有因生，非無因生，乃如來藏妙真如不生滅性，隨業緣而妄現之相，相妄性真。）所以，只有佛法講得最究竟，其他宗教就講上帝創造的，這個世界上帝創造，就無因而生，就是因為上帝而來；上帝從哪裡來？上帝就是無因而生。所以，只有佛法、只有正法講的，才是人生、宇宙的最究竟處，佛法是非常理性的。

翻過來，*586頁*，第5．**識陰本如來藏性**，**經文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取頻伽瓶，塞其兩孔，滿中擎空，千里遠行，用餉他國；識陰當知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虛空非彼方來，非此方入。如是，阿難，若彼方來，則本瓶中既貯空去，於本瓶地應少虛空！若此方入，開孔倒瓶，應見空出！」**

{註釋}。「譬如有人」：就比喻眾生。

「頻伽瓶」：這「頻伽」是《彌陀經》大家每天都要念的，是迦陵頻伽之略。迦陵頻伽是一種鳥，翻譯成中文叫做美音鳥、好聲鳥、妙音鳥。此鳥原產在雪山當中，此鳥當其猶在卵殼當中，未出殼的時候，即已能鳴，其聲美妙，勝過一切鳥，故稱美音鳥。印度人常以此鳥之形作成瓶，稱為迦陵頻伽瓶。在此為比喻眾生之妄業或者是妄業所成之根身。

587頁，第三行，「塞其兩孔」：「兩孔」，比喻理跟事。理不通達，事也不造作，事也不通、理也不通。「塞其兩孔」，「塞其兩孔」，就比喻隔斷了理跟事，諸位！修學佛道，這二個字是很重要的，理跟事要兼備的，你說修行

要拼，就是事修，諸位！理就像眼睛，理如目，事如足，這個道理你不懂，就等於你沒有眼睛，沒有眼睛，你要走路，能走嗎？對不對？理如目，事如足。好！你有眼睛，可是，你要到達目的地，你要實修啊，要實修啊，不是只有聽經聞法，要好好念佛啊，好好的用功。比喻隔斷理跟事，令起我、法二執，而成二障（煩惱障、所知障），煩惱障是對人生觀的迷茫；所知障是對宇宙觀的迷茫。這所知障有多重解釋，我們後天所學習的知識，就是所知障，所知道的，障礙自己的清淨自性，叫做所知障。那麼，這個所知、所知障也可以說：我們所知道的種種的法，卻障礙了我們的本性。為什麼？執法以為實嘛！所以，這個所知障，有多重的講法。因此形成內外隔斷之局。

「滿中擎空」：「滿中」，是整個瓶子當中。「擎」，就是攜帶。「空」，比喻作第八識，以八識本是空性，故以虛空比喻第八識。此言，此人將瓶子的兩孔塞起來，使內外隔開來，他便以為已經把整個瓶子都裝滿了一個瓶子的虛空（凡夫以色身隔絕外界，便以為色身中之藏識為我所有之內法，有別於外一切法）。所以，執著就變成隔開內外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統統出來，就是執著。

「千里遠行，用餉他國」：「餉」，饋也、遺也、食也；亦即當作禮品來餽贈，令他人得以享用、受用、食用。這裏是指讓自己受用。此即言，此人將瓶子裝好滿滿一瓶的虛空之後（有如整理行裝一樣），便準備到千里外遠地去旅行，而且便想用這瓶虛空到他國去好好享用一番。「他國」，是指眾生展轉於六道受生時之另外一道。因為第八識為總報主，眾生自無始來即執此為我，所以前

往受生前即是依此本識而往；因此「用餉他國」之義，也就是指來世到其他道去受報。

「如是虛空非彼方來」：「彼方」，原捨身處。

「非此方入」：「此方」，是指再受生的地方；比喻藏識不是在原捨身處就是已經入於根身而帶來此處的;也不是說到了此處才入於根身之中。並沒有來去。

「若彼方來，則本瓶中既貯空去，於本瓶地應少虛空」：如果說瓶中的虛空是從原瓶地帶來的，則既在本瓶地裝滿了虛空，本瓶地便應少了一瓶之量的虛空。（然而虛空之性徧滿，不增不減，不可觸摩捉持，更不可攜來擎去，而是眾生自生妄想，這一句話就是重點，我們從心中產生我法二執，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；把這個執放掉，第二月沒有，真月就現前。所以，修學佛道不是奇特事，但於相上莫執著就得！以為將瓶孔塞起來，便可以把虛空裝著，帶著到處跑，到處去受用。比喻眾生以為把理、事兩個孔，用「我、法」二執的塞子把它塞起來，便可以令內外隔斷，而安安穩穩地永保第八識藏為己有，不會漏失，並可一直帶著這個「業識的瓶子」、在三界六道當中到處跑。）

「開孔倒瓶應見空出」：「開孔」，就是打開二孔之瓶塞，比喻二障拔除的時候。「應見空出」，應看見有漏的業識跑出來啊。

589頁，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譬如有人取」迦陵「頻伽」鳥形的「瓶」子（取自妄業所生根身），「塞其兩孔」（便妄起我法二執，生二障）令內外

隔斷，便以為可將「滿」瓶「中擎」裝著虛「空」（將有漏之身包裹在本識），我們現在身上就第八意識了。而欲至「千里」外「遠行，用」以饋「餉」於「他國」（到他道中受用）。一切眾生「識陰」之成就「當知亦復如是」（誠由眾生貪取自業報根身，執著人法，隔斷內外空性，而兀·····「兀」就是繼續，「兀」就是繼續，還是，而還是自至各道中受用此有限之空性。而繼續，「兀」就是繼續，而繼續自至各道中受用此有限之空性——如取大海之一浮漚！）一浮漚就是小水泡，這個很容易了解的，我們宇宙有多少的四大？我們宇宙有多少四大？山河大地盡是四大，我們攝取少許的元素，誤為自我，誤為自我。我們攝取宇宙當中少許的元素，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個元素，誤認為這個是「我」，而這個執著沒有辦法打開，不曉得內跟外其實是平等的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其實是不可得的，自心分別，自心產生煩惱，自心自己受報，一切都是很冤枉的！

「阿難，如是」已抵達他國之瓶內「虛空」，實「非」從瓶本處之「彼方來」，亦「非」於「此方入」（以識性周徧，本無來去）。「如是，阿難，若」瓶內之虛空為從「彼方來，則本瓶」地「中，既」已被「貯」一瓶之虛「空」而「去」，故「於本瓶」原來所在之「地」便「應少」掉一瓶量之「虛空」！（然而虛空實無增減，不可稱量，也不可捉持、裝擎、攜來持往。）所以，諸位！真如藏性從來不是緣起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你看，然而虛空實無增減，所以，真空法性如虛空。因此我們就了解，真妄不能和合的，真如果來隨緣，那就來到緣起了；真如果來到緣起，緣起是生滅的東西，就是把真如的實相、真如的智慧化作生

滅，永遠是在生滅。所以，真如並沒有什麼增減，如同虛空一樣，它沒有來到緣起；但是，緣起也不能離開虛空，這個好好的體會，這個就是重點。「若」瓶內虛空為於「此方入」，則打「開」二「孔」（拔除二執）「倒瓶」（消二障盡，得淨法身）時，「應」可「見」虛「空」從瓶中「出」！（然證果的時候，也不見有漏識出，證果只是但除執，法並沒有什麼來去生滅，心靈除執，並沒有什麼東西增跟減。也不見無垢識入，故知識性本無來去、出入，只是二執之有無，諸位！「只是二執之有無」，就是畫雙紅線，你修學佛道，你要抓住重點修，就是這個，所有的問題就是出在這個：我執跟法執；把這二個執除掉，也沒有增加什麼啊，就是不執而已啊！釋迦牟尼佛講了四十九年，就是為了破除你的執著，就這樣子。

及內外之有隔無隔而已；二執既除，就是我法二執已除。二障頓消，就是煩惱障、所知障就頓消了。內外無隔，即得圓通，諸位！要內外無隔，即得圓通，就一定要見性，諸位！這個「圓通」是見性的代名詞，意思就是說：見性的人，才見到圓通、圓滿的法性、無障礙的法性，叫做圓通。換句話說：沒有見性的人，不了解圓通法門，喔！原來我們見性的人，才是圓滿的人格，才能圓滿成就佛道，因此見性有多麼的重要，才能理解佛的境界。實非識性之有出入、來去、增減。）

經文：「是故當知：識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{義貫}。佛言：「是故當知：」一切眾生之「識陰」，體本「虛」寂，循業「妄」現，「本非」任

何能造之「因緣」之所造，亦「非」無因之「自然性」（——非有因生，非無因生，乃如來藏妙真如不生滅性，隨業緣而幻現之相，相妄性真。）相妄性真，就是凡所有相，都是虛妄。所以，佛法、學佛，在找到那一顆不生不滅的真心。

好！我們這個五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就講到這裡，明天把《楞嚴經講義》，還有《表解》帶來，《義貫》也順便帶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什麼時候要把《楞嚴經講義》講完不知道，也許講得完，明天要講到六入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六根入，你也可以說：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；你也可以說：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，六根入，有全部講的叫做六根入，有簡稱六根；也可以這樣子叫做六入。

為什麼講眼「根」呢？就是用眼所依靠的地方，所以稱為「根」，眼根，有所依靠。為什麼講「入」呢？因為有能、所，站在執著的角度，能見，見到外面的所見，變成入於心中污染，能、所有互相對立的，眼根也是能、也是所，眼根能緣外境；但是，被外境所污染，站在眼根能執取外境，這個時候，眼根是能，塵境是所；站在會污染的角度，塵是能污染，眼根則是所，「所」就是所入，塵能入，眼根為所入。所以，站在二個角度不同，都可以為能、所，眼根不一定是能，也是所，也可以站在另外一個角度，被污染的角度是所、所污染。知道嗎？能、所，佛法它就是這麼圓滿！那麼，等一下，我們法無師領眾，誦楞嚴咒。

勤修清淨波羅蜜　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　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dakuan00@yahoo.com.tw

牟尼佛法流通網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